

海軍老將

楊元忠的滄海波瀾

● 王 魚 若 (史學家、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海軍耆宿楊元忠中將於二〇〇四年八月廿六日上午四點半在美國喬治亞州家中，因心臟衰竭，平安逝世，高齡九十有七，可謂福壽全歸。

海軍才子屢任要職

楊元忠早年有海軍才子之稱，曾任駐美海軍武官、新制海軍官校首任教育長、海軍廣州第四軍區司令、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海軍總部副參謀長、國防部人事次長室助理次長、駐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海軍代表，與役海軍長達四十年，三度被政府派赴美國工作，最後一次為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七年，年滿五十八歲，必須屆齡退伍。由於當時的國防部長蔣

經國是楊元忠在重慶中央幹訓團的老同學，也是舊識好友，感念他對國家的貢獻，破例特准他在美國任所退伍，乃在紐約定居下來。

退伍後的楊元忠年紀還不算太老，他的才華、能力高人一等，也有不錯的人脈，遂接受了當地商業機構禮聘，以平民身分重出江湖。十多年後，兒女長大成人，各自獨立生活，楊元忠才「真正退休」，搬到美國東岸其子的工作地區隱居，安享晚年，直到謝世。

筆者也是海軍老兵，服務海軍三十多年後退伍。初見楊元忠是在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那時筆者甫考進海軍官校及機校四十四年班，於高雄大貝湖（後改澄清湖）接受入伍生訓練（入

伍生大隊長是羅張中校），楊元忠以海總少將副參謀長身分陪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檢閱入伍生行列，桂永清於簡要訓勉後離去，繼由楊元忠對我們講話，他語音宏亮，用詞鏗鏘，口才一流，勉勵學生用功學習，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軍人。他口若懸河，學識淵博，儀表英挺，被同學認為是未來總司令的接班人。

當時同時受訓的入伍生有曾任國防部長的伍世文、軍系立委李明皋及曾任中科院研究員的李棟恕博士等均有此感。論學歷輩分，楊元忠是馬紀壯、劉廣凱的學長、教官；論資歷，梁序昭接替他任廣州海軍第四軍區司令，但馬紀壯、劉廣凱、梁序昭先後升任海軍總司令

，而楊元忠因桂老總對他有所誤會，認為他的屬下犯案遭東南長官公署查辦，而身為官署副參謀長的楊元忠未能善盡職責，而將他調離海軍軍令系統，派到國防部人事次長室擔任次長宋達的助理次長，這是楊元忠受到的第一次嚴重打擊。接著海軍政戰系統向老蔣總統打小報告，指楊元忠在中共空襲大陳島時，身為大陳任務艦隊司令的楊元忠，跑到陸上躲警報，等於臨陣脫逃，使老總統十分震怒，手令嚴厲處分，這是他第二次受到嚴重的打擊。

指揮作戰背了黑鍋

一九五五年二月下旬，海總舉行大陳作戰檢討會，由參謀長王天池主持，責令楊元忠出席說明，楊元忠便把當年一月上半月的作為，一一報告出來。並說當時的天氣和他的行動，旗艦的記事簿（LOG-BOOK）上都有記錄。王天池聽後說：「楊將軍的措施沒有錯誤，無可指摘。」楊元忠正要退席時，海總政治部主任楊維智急忙說：「上峰對楊司令非常震怒，如不加處分，恐怕不行。」

「聽到這話，楊元忠只好認命。不久，他奉派參加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第四期受訓時，得悉由參謀總長彭孟緝報告老總統，記他兩個大過，批下來是「太輕」，而比記兩大過更重的處分只有撤職或交付軍法審判。彭孟緝大概知道其中原委，破例報請維持原議，又被批「不准」。彭覺得左右為難，就暫時把案子攔下來。楊元忠以待罪之身，苦等申辯機會，好在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受訓學員，都是三軍層級很高的軍官，結業前，照例由老總統一一個別召見。楊元忠乃準備一份書面報告，簡述他在大陳指揮艦隊作戰期間，因形勢不利，沒有戰功，但亦沒有失職。而且他兩度在大陳局勢嚴重時，自動請纓趕赴前線作戰。並請老總統垂詢馬紀壯、梁序昭兩位總司令。老總統聽完楊元忠的口頭報告後，也接了他的書面報告。意外的是老總統未把楊元忠的報告交給在場的紀錄秘書，而放進自己的衣袋內。他在國防大學聯戰系結業之後，彭孟緝又把請記他兩大過的公文呈上去，批下來卻是「記小過一次」結案。楊元忠的劫難解除了。」

負笈北京當了學徒

，但卻得罪了軍中政工首要人物，使他們蒙受了「所報不實」的陰影，從此楊元忠在派職上總是坐「冷板凳」，更與海軍總司令寶座無緣了。

楊元忠老家在廣東汕頭鄉下，是韓江出海的三角地帶，人口稠密，謀生不易，所以男人大都跑到南洋工作，賺錢養家。他的父親年輕時曾去新加坡和曼谷謀生。中年在香港及汕頭開設商店。所以楊元忠於一九〇八年生於香港，當時其父已四十八歲了。他六歲時，其父決定帶他回家鄉讀書，就把在香港的商店賣掉，攜家眷回鄉，只留下汕頭的店舖。楊元忠讀小學時，成績非常好，總是考第一名。校長多次對他父親說：「你的兒子是一個可造之材，應該讓他升學，不要叫他走生意人的路！」那時他父親的身體已逐漸衰弱，汕頭的生意就交給夥計負責。到楊元忠讀高小的最後一年，其父親去世，家境漸趨貧困，楊元忠擔心家中沒有財力支持他讀完大學。後來聽在北京做生意，回汕頭探親的

黃仁強先生說，北京有一種補習學校，把高中四年的功課在一年內教完，就有投考大學的同等學歷。楊元忠就請黃回北京時帶他一起去。

一九二四年春末，楊元忠到了北京，住在南城丞相胡同，不必花房租的潮州會館。隔壁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就有一個補習學校，是湖南人專為來北京考不上大學的湖南學生辦的，每年九月開學。楊元忠雖不是湖南人，但如肯先繳學費，亦可入學。他入學沒有多久，就接到家中來信說，汕頭的生意破產了，還欠了不少債，再沒有錢供他讀書了，叫他立即回家。

楊元忠心想，回家是條沒有前途的路。因為那時去南洋工作的條件，與五六十年前不同，困難很多。如果留在家鄉做小店員。每月賺銀元三幾塊錢的工資，有什麼出息呢！而北京當時是國都，門路比較寬，乃決定暫不回鄉。那位帶他到北京的同鄉黃仁強知道他的困難，在他於補習班把半年的功課讀完時，邀他到商店做學徒。並說商店是專門以北京的手工品賣給外國遊客的，每天上

午九點開門，下午六點關門，星期天不營業，所以他有時間自修。於是楊元忠做了學徒。暇時就將補習班後半年的課本拿來複習研讀。店中有兩位店員英文相當好，他一方面在工作上幫他們的忙，一方面向他們學英文，使他的英文程度進步不少。可惜好景不長，軍閥混戰越打越凶，外國遊客越來越少，黃先生的生意也越來越差，最後只好關門。黃自己也搬來潮州會館住，和他一起另做一點批發生意，吃住暫時維持下來。

峰迴路轉入海官校

一九二七年暑假，東北海軍官校在北京、瀋陽、哈爾濱三市分別招生。北京招生的負責人是潮州人海軍上校黃緒廬，他家在瀋陽，暫住北京潮州會館，因此與黃仁強成了朋友。新生考試完了後，黃仁強才知道海軍官校是全部公費的。他就問黃上校，他有一個潮州小同鄉的年輕人沒有錢，不知可否去讀？黃上校說北京地區已經考完，瀋陽還有一個星期才舉行考試，但報考的須有高中畢業學歷。黃仁強就說楊元忠有高中畢

業生的程度，但沒有正式畢業證書。黃上校熱心助人，就寫了一封推荐信給瀋陽考試負責人，准他以同等學歷報考。還給了楊元忠去瀋陽的來回火車票。同時對楊元忠鼓勵說，如果他能考取，入學後他以同鄉長輩身分，每個月獎助五塊銀元給他零用，真是又遇到了大貴人！

海軍官校的主要基本學科是數學與英文，招考新生，數學及英文的份量比較著重。楊元忠在補習學校就讀時，曾對數學及英文下過一番功夫，又在黃的商店裡跟同事學習，英文早有一定的根基，考試結果，居然獲首榜第一名。在校四年學程，楊元忠仍是全班第一。畢業後上軍艦服務，績效亦非常優秀。

表現卓越奉派赴美

抗戰後期，政府決心整頓海軍，乃由當時的軍政部長陳誠上將，在軍政部中增設「海軍處」。陳誠兼任處長，並從現役海軍軍官中，挑選周憲章上校任副處長，另選林祥光、高如峰、魏濟民及楊元忠四位中校，分擔處內各組主管

，準備還都南京時，接收陳紹寬上將主持的海軍總司令部。這五位上中校，祇有楊元忠是東北海軍官校出身，其餘四位，都是中央海軍官校出身，而且都曾留學英國海軍學校，英文根底強，而楊元忠雖未留英，但英文及術科能力也不比他們差。

一九四一年，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我國為美國盟邦協同對日作戰，決定在駐美大使館中設立海軍武官處。選定曾留學日本海軍官校、日本海軍參謀學校，並在抗戰前，擔任過駐日海軍武官的劉田甫少將為駐美海軍武官。東北海軍首長沈鴻烈上將向蔣中正委員長力荐楊元忠擔任駐美中校副武官。楊元忠抵美不久，美國政府就成立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楊元忠探聽到加拿大及巴西等國，都在利用租借法案向美國借艦參戰。乃去美國海軍部見「戰備處」處長，說明我國海軍官兵因沒有軍艦，都在閒散中，希望美國撥借軍艦給中國，使他們能參加對日本作戰。當時就商定由美海軍撥租護航艦八艘給我國。但我國必須向美國發出正式申請

函，美方才可依法辦理。楊元忠據此向劉田甫武官報告，劉田甫是官場中的老官僚。他的工作原則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是政府要他做的事，最好不做。因此，對楊元忠的報告毫無興趣，相應不理。湊巧得很，過了沒有幾天，政府因事召劉田甫回國一趟，楊元忠把這借艦案寫成報告書，交給劉武官帶回去呈報頂頭上司軍令部。稍後楊元忠知道劉田甫並沒有將這份報告呈上去。那時楊元忠是代理武官，等劉田甫離開重慶後，把該案付郵，延期數月，租給案終告成立。

海軍很多人都知道此案發展的經過，對楊元忠的精明及遠見，主動拓荒開創的精神非常佩服，對他能爭取到美國八艦，接艦官兵個個津津樂道：「沒有楊元忠，就沒有八艦，沒有八艦，就沒有勝利後的中國海軍艦隊，沒有強大的海軍防衛台灣，台灣早已被中共赤化淪陷，那有今日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因此海軍官兵對楊元忠都有好感，而部長陳誠更賞識楊元忠的能幹，特擢升為海軍五位一級主管幹部之一。

促成美國租借八艦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秋，軍委會為接收英美贈艦參加歐戰及太平洋反攻作戰，遂在全國考選大專青年接受接艦訓練，各取一千名。赴美接收的八艦為護航驅逐艦太康（艦長梁序昭）、太平（艦長曾仲周）、掃雷艦永勝（艦長蔣謙）、永順（艦長高舉）、永定（艦長麥士堯）、永寧（艦長徐亨）、砲艦永泰（艦長王恩華）、永興（艦長孫魁），於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駛抵國門，這些接艦官兵後來被稱為「八艦的人」。其中接永順艦當副長的馬紀壯，後來接替桂永清，升任總司令。接太康艦的艦長梁序昭則繼馬紀壯當上海軍總司令。接太康艦任副長的黎玉璽，升到海軍總司令再晉任一級上將參謀總長。接永寧艦長的徐亨，以少將軍階榮退，成了工商鉅子，他歷任香港時報董事長、台灣日報董事長、僑選立法委員、中華奧會主席、國策顧問、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又經營香港富都酒店、台北富都大飯店及美國

洛杉磯機場希爾頓大飯店。但徐亨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為我國爭取到國際奧委會會員的資格，非常難得，並膺選為國際奧會委員，長達十八年，退休時獲國際奧會主席贈勳後猶任榮譽委員。

其他來台的「八艦人」有成就者有：出身西南聯大的袁昌炎升到海軍總部中將參謀長，後調任高雄港務局長。另有率艦參與鯤門戰役，九死一生，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海軍第一大英雄梁天价（已歿），出身金陵大學，因戰功晉任中將聯勤副總司令。當年國立交通大學從軍投效海軍者約有六十多人，其中卓祖馨中將表現傑出，他曾任海總計劃署長、驅逐艦隊長、駐美海軍首席武官、海總副參謀長、總統府參軍等重要軍職。出身政大的劉玉光升到海軍後勤司令部中將司令。另率艦突擊銅山港的英雄汪希苓，歷任老蔣總統侍從武官、駐義大利及美國武官、駐美大使館參事，官拜中將，後調任國防部情報局長，任內發生震驚中美的「江南命案」引咎背黑鍋坐大牢。鄒弘達曾任海軍第一造船廠長、國防部後勤助理次長及物力司中將

司令。大名鼎鼎的鄒開蓮小姐，現任美國雅虎國際資訊公司總經理，她就是鄒宏達的次女公子，可說是我們第二代中的才女。中央大學的沈鐸為留美氣象碩士，曾任巡邏艦隊少將艦隊長及兵器學校校長。交大的戴行釗曾任後勤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及國防部人次室助理次長。馬尾海官校的戴勤（已歿）曾任驅逐艦隊少將副艦隊長及海軍通信電子學校校長。中央工專的吳樹材，曾任第一造船廠少將廠長。還有政大畢業的鄧權昌，從海軍外調駐美紐約總領事多年及駐賴比瑞亞大使。此外傑出的「八艦人」還有留美密西根大學的氣象博士王業鈞曾任海軍官校教授多年，作者與他在海軍官校同事八年且是小同鄉同姓，常常提及在美接艦受訓往事，眉飛色舞，每每談至夜深，仍無倦容，可惜他作古已多年。留美的王冉之博士，夫人是前中央日報名記者王理璜女士，王冉之在學術上亦有大成就。而留在大陸的「八艦人」不少也在中共海軍擔任重要軍職，大多參加歐美同學會留美海軍分會，現任會長為交大出身的陳同慶。

創辦新制海軍官校

抗日戰爭勝利後，軍政部海軍處遷都南京，接管陳紹寬所掌握的業務。海軍處的業務，因此擴大了很多，乃改稱為軍政部海軍署（一九四六年夏又改稱海軍總司令部）。楊元忠被派為接管廣東全省、香港及越南河內的敵偽海軍物資的專員。那時海軍軍官復員人數很少，要楊元忠接管那麼大地區的物資，祇許他從南京帶兩個助手去，他對廣東當地海軍的人事，非常陌生，沒有把握做得好，就一再堅辭，最後獲准。改派楊元忠去上海接收汪精衛政權的海軍學校，並創辦新制的海軍軍官學校。照成規，校長由蔣委員長（中正）兼，楊元忠以教育長名義主持校務。校中職員，大多數是就地招調留用，祇有預財部門的主管，是由海軍總部主管財務及補給的第四署派員擔任，第四署署長名吳子漪，是陳誠上將的內兄，陳誠原配夫人姓吳。吳子漪對第四署的人員說：「海軍官校的楊教育長是不貪污的，他如來請款，可全數照給，不必打折。」那個時期

通貨膨脹得非常厲害，軍公教待遇非常之低，維生多不易。楊元忠教育長在海軍官校的重大建樹是：

一、提高學生入學素質，全國分南京、平津、廣州、成都、重慶、西安、武漢各大都會區分別招考學生，分初試及複試兩道關卡，要求考生體格符合海勤英國海軍標準，學科以數、理、化成績應在低分標準以上，否則不予錄取。考試報名的高中、高職畢業生非常踴躍，被取錄者不僅人高馬大、體格壯碩，且多是各地名校的畢業生，如來台灣畢業於三十九年班的夏甸上將、歐陽位中將、朱瑞慶中將、沈霖中將、賀海潮中將、杜福新少將、李龍之少將、李延年少將、黃希賢少將、趙璵少將（周憲章女婿）、董孝誼（何應欽甥婿）、何炳鑫、劉恩慶、劉榮琨、羅力餘、呂德輔、彭傳驊、孫賢驄、熊煥、趙士驤、周官英、羅義寰、馮汝寶、劉發奎、張澤生、官希聖、陳瑞謙、郭清志、李笑石、范承瑜、蕭楚喬、鄒大奎、施治、寧明軒等人，均是海軍骨幹、領導人，知名度很高，個個有才華，統禦領導能力強，對海軍各有其貢獻和功績。

二、採用美國海軍官校學生原文課本為教材，提高學生數理及外文水準。近年因為科技的急速進步，尤其是電子計算機的日益精進，艦用電子通訊裝備日新月異，武器性能的快速發展，構造變得十分複雜而精巧，使用這些新武器裝備的軍官，必須在數理及機械電機、電子方面都有良好的基礎，方能瞭解並有效地操作運用，始可發揮戰力。

三、重視兵器及戰術等課程，海軍官校學生的重點科目如航海學、輪機學、電子學、艦體結構學、船藝學、熱力學、槍砲學、氣象學、艦裝學、損害管制學等，均聘請上海學術界及海軍知名專家擔任教官講座，如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及吳淞商船學校的名師來校專任或兼任，要求學生甚嚴，不達必要分數標準，留級及淘汰學生到達全班五分之一。學生們被逼得連假日也不敢出門，擠在教室做習題。

出任海四軍區司令

一九四七年底，宋子文出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知道勝利後兩年內的海軍第四軍區幾任司令，都出了大毛病，一定要找一位有才能而且操守廉潔的人來做，方可放心。他打聽到楊元忠具有這些條件，而且是廣東人，就向總司令桂永清要求派楊去做。照一般人的看法，走宋子文這條路，將來可升官發財。但楊元忠對此並不重視。當軍區司令，麻煩事很多，那時楊元忠已調升海軍總部第五署長，主管全海軍教育訓練及員額編組。楊元忠認為做海總署長對海軍整建可有所貢獻，乃向桂老總表示，不如由第三軍區的海軍老前輩黃緒虞少將去做更好。桂永清接納了他的意見，調黃去廣州，但宋子文不准黃接事，並且很快就去南京，當面向桂永清要求，非楊元忠不可，楊元忠沒辦法，祇好去接廣州海軍第四軍區司令。一九四八年初，楊元忠離開第五署，去廣州就任新職。任內他最大的功勞是「靈甫號事件」使我海軍不受屈辱！事件經過是二次大戰勝利後，英國贈我一艘巡洋艦命名「重慶號」另租借一艘護航驅逐艦命名為「靈甫號」，二艦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

日，在英國樸茨茅斯軍港，由英國海軍上將弗雷塞與我國駐英全權大使鄭天錫兩人代表雙方政府共同主持隆重交接典禮，在接艦前兩艦已在大西洋上進行兩個半月的海上航行與實戰演練。接艦後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駛離英國，途經直布羅陀、馬爾他、塞得港、亞丁、科倫坡、新加坡、香港，沿途訪問各地，慰問僑胞，敦睦邦交，造成轟動，至同年八月十三日駛抵上海，受到國人盛大歡迎，「重慶號」艦長是鄧兆祥上校，「靈甫號」艦長是鄭天杰中校（為駐英大使鄭天錫胞弟）。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重慶號」在上海吳淞口錨泊待命，次日（二十五日）凌晨一時許，海面月黑風高，該艦突然啟錨悄悄加速往北方駛去，經證實該艦已開往華北投共去了。此一巨變驚動中樞，震盪中外，尤其英國。於是當局立即下令空軍派飛機往北方尋找，經過了二十天偵察後，被我機發現該艦靠泊在葫蘆島防波堤旁，遂派出八架B-24重型轟炸機執行轟炸，由於地面防空火力非常猛烈，不宜低空投彈，改由

高空炸射，經過兩天連續攻擊，終將該艦炸沉於葫蘆島防波堤外的海底，為我國海軍史上的一大悲劇，也為該艦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曾締造過輝煌戰績的一代名艦深感痛惜！英國當局擔心「靈甫號」也會如法投共，且有約在先，是英國海軍借給我國海軍的，如英國需要時，於通知我國之後三個月內，歸還該艦。

靈甫號事件保國格

一九四九年春，靈甫號去香港加添燃油，被英海軍扣留，脅迫我方交艦，楊元忠司令為權責主官，覺得這種交艦方式，等於被繳械，於是他當機立斷當然不予同意，要求英方讓該艦自行駛回廣州，然後擇日交還。但英方以霸權姿態，拒不同意。雙方往來交涉，費時半個多月沒有結果。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司令白林德上將，乃坐軍機去上海，到桂永清所駐的「峨嵋艦」上見面，要求將「靈甫號」就地交還英方。而此案在廣東交涉期間，楊元忠都曾將他的處理原則，報告桂老總，他都認同，但白林德上將當面向桂老總要求時，他即令隨

員同意英方要求，寫下給楊元忠的命令，交給白林德帶回香港，派專人帶到廣州，親交楊元忠。他當時又氣又急，但不能拒命，忽然他靈機一動，就想出一個搪塞的辦法，把當時的僵局擋住，然後再設法向桂老總疏通。

想不到這一搪塞，英方認為桂老總不是海軍出身，不能不重視海軍將領楊元忠的意見，乃決定此案仍以楊司令為商談對象。白林德上將乃打電話給英國駐廣州領事，代他請楊元忠司令於次日到香港他的旗艦上午餐，楊元忠覺得這頓頗有「鴻門宴」的味道，或許對「靈甫號」案另有轉機，乃接受此邀請，準時去香港，登上泊在港中的白林德上將的旗艦，一萬噸的重巡洋艦，白林德上將很客氣的在梯口相迎。吃完午餐，他就請楊司令去他的客廳坐談。在座的還有他的參謀長，及香港英海軍基地司令，一共三人，我方祇有楊元忠一人，少將官階，會談中，他對白林德所提的意見，很客氣地加以辯駁。而他所提的意見，對方則找不出辯駁的充分理由，最後英方接受楊元忠稍微讓步的辦法：「

於雙方同意的日子，讓靈甫艦駛回虎門，由楊元忠司令上艦，開至香港交艦。「虎門距香港約七十哩，距廣州約二十五哩，是我國內海區域。靈甫艦開到虎門，就等於回到我們國界手中了。」

此案自發生到結束，我方是借方，比對方矮了一截，但楊元忠堅持輸人不輸陣，堅持不受屈辱的立場，他以一個少將司令，憑著靈活的思維，和豐富的海權學養及充分的勇氣，就把英方的上將說服，比桂永清高明多了。

變成陳誠手下紅人

楊元忠在任一年八個月，宋子文離開廣東，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陳誠上將就調楊元忠到台灣，桂老總拖了一陣子，方允同意。楊元忠在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任內，陳誠每週主持軍事首長會議，參加的祇有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孫立人、桂永清、周至柔。那時海軍總部在左營，桂永清因公不能參加，就命楊元忠代他出席。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前幾期，排有三軍首長的報告，桂亦都讓楊元忠替他主講，可見桂永清

對楊元忠亦很信任。陳誠負責台灣全省沿海及金門、馬祖防務，在一次軍事首長會報中，要求三軍副參謀長於一個月內提出沿海須要多少個碉堡防衛？及有效防範敵人攻台的防衛作戰計畫？結果楊元忠的作戰計畫及全台須建構多少個防守碉堡得到首長會報的肯定及讚揚，尤以陳誠更將他視為愛將，每次出外視察或到金馬前線或澎湖，都要楊元忠隨行，做為他的助手，他從未帶過「陸」、「空」軍副參謀長，可見楊元忠是陳誠手下紅人。

一九五四年九月初，中共在金門發動九三砲戰，金門海軍艦隊指揮官，第四艦隊司令黃震白少將，以局勢緊張，操勞過度，導致失眠，請求返台休息治療。那時海軍總司令已換成梁序昭上將，他問楊元忠肯不肯去金門代替黃震白兩週，楊元忠毫不猶疑立即答應。結果替代了一個半月，到十月底方回台灣。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平艦」在大陳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大陳的局勢日益緊張，楊元忠向梁序昭總司令請求代替陳慶堃上校前往大陳；因為楊

元忠考慮到陳慶堃上校雖是擁有青天白日勳章的海軍傑出人物，但他的現職不是海軍部隊長，楊元忠相信會比陳慶堃做得好。他認為當時中共海上行動日益積極，必將發生激戰，他願去大陳指揮海軍作戰。梁序昭見楊元忠態度堅定，乃下令楊元忠於十一月中旬赴大陳接替輪調到期的宋長志，指揮該戰區的海軍。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權軍艦」遭中共空軍轟炸，沉在大陳島灘頭。同日深夜，「靈江軍艦」在大陳島西口積谷山附近，被中共魚雷快艇圍攻，艦尾中雷後沉沒。巧合的是，「中權軍艦」編號二〇二，「靈江軍艦」編號一〇三，而「太平軍艦」編號為二二，以上三艦編號數加起來都是四，與「死」字同音，必死無疑，非戰之罪也。接著，梁老總下命令，凡海軍軍艦編號數字相加等於四者，立即變更。於是巡邏艦一二號，登陸艦二一一號，油艦三〇一號等，一夜之間，統被塗改新號，此後十年，倒也應驗，台灣海軍風調雨順，平安無事。

大陳遇襲蒙冤不白

楊元忠在大陳駐防了三個月，曾率領艦隊夜轟台州灣口的「積谷山」島上的中共瞭望設施，以振士氣。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晨七時一刻，敵機即已臨空，艦上的防空砲立即對敵機射擊。大約十分鐘後，敵機飛離大陳，這次空襲，採中等高度平飛投彈，精度不高，我方有幾艘大型補給艦中彈，損傷不嚴重。楊元忠回旗艦時，已逾夜間九點，方知旗艦亦被炸傷（因空襲解除後，他離旗艦去察看中彈的補給艦時又有第二批敵機臨空轟炸），因為敵機這次用的是高爆殺傷彈，雖沒有直接命中旗艦，但一些炸彈碎片，把艦舷水線上下鋼板，打穿了許多洞，機艙進水，甲板上及下面艙中人死傷了三十名，必須回台灣修理。楊元忠乃下令所有受傷艦隻，連旗艦在內，連夜開回台灣修理。楊司令與司令部人員，則搬到上大陳的海軍巡防處暫住，利用巡防處的電台，指揮本地區的軍艦，直到一月十四日，台灣派「永壽」及另一艘同型的軍艦，乘夜進入

大陳港接楊元忠及司令部人員登艦，離開大陳。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攻佔了大陳以北十哩的「一江山」島。美軍顧問，覺得大陳守軍一萬多人，在中共陸海空軍環伺之下，如不撤退，一定會像「一江山」守軍一樣全被中共吃掉。乃向當局一再建議撤退大陳守軍，並願出動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海空兵力，掩護我軍安全撤退，我方祇好接受。楊元忠的海軍大陳任務艦隊司令職務，乃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中旬宣告結束，返回台灣。

三度赴美任務各異

楊元忠曾多次赴美工作，第一次被派去美國，是一九四二年初由重慶動身。那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太平洋非常不「太平」，旅程是飛越駝峰去印度，繞道中東及非洲西行。途中波折甚多，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方抵華府。他這次去美國的任務是協助創設駐美大使館的海軍武官處，協同美軍對日作戰。他在華府待了將近四年，除了為我國

爭取到美國贈借八艦之外，還為我國武官處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就是為武官處購置了永久房產物業。過程也是歷經了多方的協調、動腦筋、想辦法突破了各項困難才完成的。

楊元忠第二次被派赴美國是一九五九年參加美國海軍部所舉辦的「海軍人事行政」及「原子武器戰術」兩個講習班，在美國停留了半年之久。

楊元忠第三次派去美國是一九六四年秋，到美國紐約就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軍事參謀團的中國海軍代表，在職期間約兩年半。任內蒙特准在美國辦理退休長期旅居美國。

仗義執言勇救同僚

桂永清到海軍當副總司令時，陳誠所選拔的五個幹部，周憲章任參謀長，魏濟民任副參謀長，楊元忠任海軍官校首長，高如峰任福建及台灣的軍區司令，林祥光任青島海軍訓練團首長。桂永清升總司令後，把楊元忠調到總部擔任主管教育訓練及員額編組的第五署署長，把魏濟民調任海軍官校校長，高如峰

被派去美國擔任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的中國海軍代表。不久，桂老總找了個藉口把林祥光扣押起來，關了一年才無罪釋放。接著藉口海軍官校的學生隊長及學生中，有人投共，給魏濟民扣上一頂紅帽子，亦抓了起來，關在馬公三年多，一直沒有證據判他的罪。那時楊元忠已在海軍總部工作，覺得桂老總對待幹部太不合理、太霸道、太狠毒了，乃鼓足勇氣到陳誠的官邸晉見，表示魏濟民的案子，不應該這樣扣押不理；應該把他調來台北軍法審判，有罪即判罪，無罪即釋放。

過了不久，魏濟民果被調提台北軍法審判，結果是無罪釋放（魏濟民將軍也依法領到了一筆白色恐怖冤獄賠償金，算是遲來的正義）。至於周憲章，他從南京隨海軍總部撤到台北之後，就被桂永清禁閉在家中，不給工作，亦不准外出，直到桂老總調離海總後，才由總司令馬紀壯，請其擔任海軍參謀大學首任校長。

寧屈不折懷才不遇

楊元忠一向都不重視升官發財，奉公守法，絕不貪污，與官兵部屬打成一片，努力將自己的工作做好，且能主動開創新局，希望為國家奠定永久基業。他的才華、能力超人一等，但是他的耿直個性，與那個時期的官場作風並不協和，他如能迎合桂永清，走蔣經國路線，敷衍一些，就不致惹下那些麻煩及坐

冷板凳，他不但不會西瓜靠大邊，還不願運用原有的關係。俗語說：「人強，命不強！」奈何！海軍總司令寶座與他無緣，但是他對海軍、對國家的貢獻不比歷任總司令差！海軍袍澤無不嘆惜楊元忠的懷才不遇，他的仙逝，也使海軍老兵們有無限感喟！

——全文完——

運通小語

陳運通

▲人生旅途的比賽是：三十歲以前比學業，三十歲至六十五歲比事業，六十五歲以後比德業和健康。

▲爲了趕時髦而吸菸，爲什麼不能爲同樣理由而戒菸。

▲耐心地細嚼忠言，雖是逆耳，它將回味無窮。

▲上帝賜給人類：兩個眼睛，兩個耳朵，一個嘴巴，就是要我們多看、多聽、少說。

▲黎明即起，置身於山林之中，吸氧吐氣，清心寡慾，精神奕奕樂融融。

▲千萬不要爲了虛榮，忘了努力；爲了努力，忘了生活。